

行不得也哥哥

淺談我國古詩詞中的鷓鴣意象

王兆貴

東風駘蕩，鳥語花香，我們在放眼欣賞百花齊放美姿色的同時，傾耳聆聽百鳥爭鳴的好聲音，才能不辜負這大好春光。鳥語之聲不僅清新悅耳，而且還有許多情趣在裡邊。人類對鳥語的擬音，古今中外，各不相同。就拿四聲杜鵑來說，莊稼人以農耕為本，聽起來像「布谷布谷」；主婦們敏於換季，聽起來像「脫卻布褲」；士大夫厭倦官場，聽起來像「不如歸去」；單身漢孤苦伶仃，聽起來像「光棍好苦」；小孩子受不得委屈，聽起來像「阿婆打吾」；到了英文裡，cuckoo 的意思則是奸婦之夫，這與國人的思維習慣大相逕庭，感覺上有些怪怪的。

在我國古代詩文中，比起布谷鳥來，鷓鴣出現的頻率似乎要高一些，以至成為一種約定俗成的文學意象，並衍生為以「鷓鴣天」命名的詞曲牌。據相關學者考證，詠鷓鴣詩首見於唐朝，且篇目較多。全唐詩中含有「鷓鴣」意象的詩約120多首，全宋詩中含有「鷓鴣」意象的詩約170多首，唐宋金元詞中含有「鷓鴣」意象的詞約有60多闕（張傳剛《唐宋鷓鴣詩詞研究》）。鷓鴣的意象，除了有人生失意、感時傷懷、男女依戀、閨閨閒愁等寓意外，更多的是表達路途兇險、出行艱辛、離愁別緒、羈旅鄉思之類的感嘆。

關於鷓鴣啼鳴的擬音種類，古籍記載不是很多，如「鉤輅格磔」、「懊惱澤家」等，生硬冷僻，詰屈聱牙，出現的頻率不高，後世知之者甚少。流傳至今最有韻味的擬音是「行不得也哥哥」。在電視劇中，毛澤東率眾撤離延安，行走在崎嶇的山路上，不慎摔了一跤，爬起來自我調侃說，「行不得也哥哥」，並向在場的人解釋了這一掌故的由來。鷓鴣屬於南方山林留鳥，叫聲嘶啞，且有多個音節，擬音為「行不得也哥哥」，容易勾起人們對旅途艱辛的慨嘆和離愁別緒的聯想，平添了許多人情味，更適合吟詩填詞，傳情達意於遺愁、排憂、寄懷，所謂「惟有鷓鴣啼，獨傷行客心」（唐代李涉《鷓鴣詞》）。

古時交通不便，出行不易，遠足在即，歸期不定，離別、送別、惜別之情縈繞於心，聽那鷓鴣呼喊「行不得也哥哥」，倍加傷感，於是遣情紙筆，比興為詩。如，唐代張籍的「送人發，送人歸，白蘋茫茫鷓鴣飛」——目送友人遠去，只見鷓鴣翻飛於茫茫白蘋之上，啼聲淒清淒涼，怎不讓人酸楚、感傷。李群玉的「落照蒼茫秋草明，鷓鴣啼處遠人行」，與張籍所營造的意境相似，如果說前者是白描，後者就有點水墨的味道了。晚唐詩人鄭谷詩云：暖戲煙蕪錦翼齊，品流應得近山雞。雨昏青草湖邊過，花落黃陵廟裡啼。遊子乍聞征袖濕，佳人才唱翠眉低。相呼相應湘江闊，苦竹叢深日向西。這首詩首一問

世，就贏得好評如潮，被譽為「警絕」之作，鄭谷也因此被戲稱為「鄭鷓鴣」。其實，鄭谷的「座中亦有江南客，莫向春風唱鷓鴣」，也應算作詠鷓鴣的佳句。

在詠鷓鴣的宋詞中，辛棄疾的《菩薩蠻·書江西造口壁》最負盛名：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山。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聞鷓鴣。這首詞的筆調鬱悵，立意卻很大氣。起筆四句，亂離之恨、忠憤之懷，力透紙背，「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已成哲理，而「江晚正愁余，山深聞鷓鴣」則將中原北望何時歸的家國情懷推向極致。大江向晚，正是愁腸九轉之時；山色深沉，更那堪鷓鴣聲聲如泣如訴。

也許是因為「行不得也哥哥」俗成較晚，也許是因為律詩在字數、平仄上限制較嚴，北宋之前，多以「鷓鴣」二字入詩，及至北宋中期，「行不得也哥哥」才在詩詞曲中大量出現。特別是隨着宋代《禽言詩》的興起，「行不得也哥哥」逐漸成為鷓鴣意象的通俗版，流行於大江南北。自此，鷓鴣的意象便大多與征人流客相關聯了。如，宋末鄧剡：行不得也哥哥！瘦妻弱子贏駝馱。天長地闊多網羅，南音漸少北音多。肉飛不起可奈何，行不得也哥哥！再如，元初梁棟：「行不得也哥哥，湖南湖北秋水多，九疑山前叫虞舜，奈此乾坤無路何，行不得也哥哥。」又如，明代丘浚：「行不得也哥哥，十八灘頭亂石多。東去入閩南入廣，溪流湍駛嶺嵯峨，行不得也哥哥。」清代尤侗：「鷓鴣聲裡夕陽西，陌上征人首盡低。遍地關山行不得，為誰辛苦盡情啼？」「行不得也哥哥」入詩，無形中帶動了整個詩篇的通俗化，讓情感的抒發更加自然，更加流暢，因而也更具感染力。其間，也有「鷓鴣」與「行不得」連用的情形。如，陳璋的「誰呼行不得，江上鷓鴣聲」，陸游的「鷓鴣苦道行不得，杜鵑更勸不如歸」，胡仲弓的「勿聽鷓鴣行不得，雲山深處路尤長」等。

到了近現代，描寫離情別緒的詩歌也很多，如李叔同的《送別》：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壺濁酒盡餘歡，今宵別夢寒。此情此景，明白如話亦如畫。再如，各種版本的民歌《走西口》，其口吻非常接近「行不得也哥哥」，表達的同樣是淒苦悲涼的別離之歎。還有吳增華演唱的《駝鈴》、費翔演唱的《故鄉的雲》以及李瓊演唱的《叫一聲我的哥》，聽來扣人心弦，感人肺腑，令人陡起故園之思、懷遠之情，可在這些詠嘆離愁別緒的歌聲裡，卻看不見鷓鴣的身影，聽不到鷓鴣的啼鳴，是因為鷓鴣接近瀕危了嗎，還是由於環境變異，人類與鳥類的關係疏遠了呢？



鷓鴣 網上圖片

一九二〇年二月，俄羅斯舞蹈家亞歷山大·撒哈羅夫的妻子克洛蒂爾德在紐約染上了流感。那個時代的人們，並不了解流感病毒傳播的途徑和原理。因此，口口相傳的「經驗醫學」再次搬上了用場。當年，像很多人一樣，撒哈羅夫堅信某些動物具備神奇的能力，能夠治療某些疾病（有點像中醫裡的藥引子）。於是，他找來一隻溫馴的鹿，將其放在妻子的床邊，期望他們之間能夠產生某種神奇的交叉感應，進而促使妻子康復。

以上文字，源於一九二〇年代的一幀照片。由於得到了精心的保存，這張照片至今仍然非常清晰。照片上的克洛蒂爾德一頭張色長髮、氣質高貴，斜靠在歐式實木床上。在那個佈置華麗的房間內，她的床邊安放了一隻木箱，裡面有隻梅花鹿正探出頭來。至於性情溫婉的美婦人，則伸出手去，輕輕觸摸那隻鹿的美麗的角。

這幅照片給人最大的震撼在於：即使在最恐怖的流感暴發的時刻，人們仍然能夠保持必須的冷靜、莊嚴與高貴。在當年的紐約，像撒哈羅夫這樣的家庭，並沒有因為家庭中出現流感患者而驚慌失措。在工業化時代，在被莫名病毒襲擊的時刻，他們首先想起的是口口相傳的治療手段。他們尋求的，是一種體面與一如既往的優雅生活。

我想，這正是人類社會有別於其他物種的地方，也是人類社會一直保持進步的深刻原因之一。——冷靜、理性，且始終如一。

亦
有
可
聞

流感、情花或以毒攻毒

克洛蒂爾德的病最終是否痊癒，我們不得而知。根據史料記載，一九二〇年，流感奇蹟般地退出了人們的生活。這一年，人們活得謹慎並不斷去尋找新的快樂。

撒哈羅夫用動物進行「治療」的方式，在今天看來絕對是南轅北轍。那隻無辜的小鹿讓人不禁聯想到禽流感，更讓人聯想到所謂的「以毒攻毒」。只是，用梅花鹿治療流感，遠不如中醫中的某些手段來得實際。

禽流感所到之處，其恐怖人所共知。為了控制傳染源頭，市場上經常會出現大量捕殺家禽的可怕場景。人類的衣食源於動物植物，一旦發生生存危機，又先從最親近的動物身上下手。這一點，暴露出某種生存法則的冷酷無情。

《神雕俠侶》裡，楊過中了情花的毒。為了解毒，他想盡了辦法但終無所得。最終，是一燈大師的師弟、一位天竺和尚尋找到了解藥。——天竺僧人，從一輩渡江的達摩祖師開始，留給中國人的就是神奇、超能量和驚喜不斷。尤其是，具備某種道德領域過濾網的特殊功能。

天竺和尚認為，斷腸草就是情花的解藥。斷腸草又名鈎吻，即使在醫學發達的今天，服用不慎也會毒發身亡。據說，神農氏嘗百草的時候，就死於斷腸草。天竺和尚似乎並不了解什麼是藥理學。他之所以斷定情花的解藥是斷腸草，原因不外乎有兩個：其一，楊過無藥可醫，死馬當活馬治治看吧；其二，他認為

「劇毒之物，十步之內必有解藥」，憑借的還是相生相剋的中國式哲理。

「十步之內，必有解藥」，讓人不禁想起「七步之內，必有芳草」。這段話本來的意思是說，人才到處都有，但最終終於淪為庸碌們的一種心理安慰。簡而言之，所謂「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變成了「此處不留爺過夜，自有留爺過夜的姐」，幾十億女人呢，屌絲們自我安慰着。

人此處不留爺，但可以強心；罌粟讓癮君子難以忘懷，但能夠解決癮之苦。是藥還是毒，主要看你怎麼使用。明代的張介賓則乾脆說，「凡能除病者，皆可稱為毒藥」。這話說得不僅辯證，而且經典。

我有朋友說，中毒嘛，就是抬起右手打了你的左臉；以毒攻毒嘛，就是抬起左手猛擊右頰，把右手打歪了的那半邊臉再打回來。——他的胡謔與解讀，讓我樂了一個下午。



罌粟花，那抹誘惑的紅。 網上圖片

生活點滴

檀香女

盤點兒時的歲月，讓我印象特深的美好記憶是蘇州老家周遭那一撥一撥的檀香女。何謂「檀香女」呢？其實是在檀香扇廠做工的大量女子，日積月累她們身上熏染上的檀香香味和優雅的風範可以醉美一條巷子、一個區域甚而一座城市。

蘇州是一座檀香扇工藝品品的集大成城市，從前都是小作坊精工製作的。那時啊，蘇州城北桃花塢一帶（桃花塢是唐伯虎的故居地，許是沾了風流才子之光，工藝美術如木刻年畫和各式蘇扇皆擅勝也）小型的扇莊星羅棋布，分工製作經營着各種類型的扇子，如絹宮扇、竹骨和象牙骨摺扇、紙團扇等，自然還有檀香扇，皆以蘇扇之名行銷國內和世界各國。

我童年時最喜歡到各扇莊門首轉悠玩耍，看工人們製作，欣賞琳琅滿目的扇子成品，也能將節省下的早餐錢買上一二把度夏，當然，孩子們只夠條件買三分五分一把的紙團扇。即便是紙團扇，也異常的精美，並且實用。哪個孩子不收藏個五六把印着鮮艷圖畫的紙團扇呢？

扇莊是那麼五花八門，童年時，我最愛盤桓之處要數檀香扇莊啦。在那裡觀賞工人製扇，真神真舒服，幾片檀香扇木片在工人手中會燙或拉出精緻的花紋，這過程中會散發出一陣陣文雅細膩的香氣，讓人欲迷欲醉，腳像生根似的，再不願離去。偶爾工人會發個善心，將一片半廢扇骨送給聽話的孩子，那可是極大的恩賜哩，有時在作坊的角落也會撿到一丁點兒檀香的邊角料，便如獲至寶、在小夥伴們中引為榮耀。

上世紀五十年代中葉的時候，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席捲而來，所有的私人經營的扇莊一夜之間都合作化了，或公私合營、或成立合作社，令我喜出望外的是全市所有的檀香扇作坊合併成了一家公私合營的檀香扇廠，廠址竟然選定在與我家貼鄰的一座宏大的祠堂。那祠堂建築凡七進，門廳轎廳大廳二廳三廳花廳花園備弄等一應俱全，最早是某姓的私家祠堂，解放後搬居進了幾十戶人家，被分割成許多宅院，幾座廳堂則成了周圍群眾集會之所。記得解放軍進城時就曾駐紮進了一個團的官兵，好熱鬧哦。我每次進去看解放軍叔叔和他們的槍械，都會得到他們送的糖果餅乾；那裡動員過抗美援朝捐獻飛機大炮、公嘗過歷史反革命、宣傳過婚姻法……好了，這會兒要改作檀香扇廠了，我們這些孩子的高興勁兒就

吳翼民

雨提啦。

檀香扇廠很快就開工了，規模可不小，總共有五六百人哩，大多數是年輕女工，而且大多數是新招收的。我有幾位鄰居女孩就被招收為新一代工人。看着她們佩戴着閃亮的廠徽，夾裹着陣陣香風進廠出廠，所有的小孩子都心生羨慕，恨不快快長大，也可以一樣香進香出。然而不是所有孩子都有這福分的呢，廠裡男孩就招得很少，即使是年齡合格的女孩，也要經過幾道關卡的考試。廠子裡傳出的信息是，要招的女工一定要初中畢業文化程度，要長得文雅標致些的，頭腦要聰明些的，手腳也要靈巧些的，「繡花枕頭一包草」、「聰明面孔笨肚腸」的不要。要不然，做出的扇子就不標致，就不討喜。那時期，左鄰右舍中做着進檀香扇廠當工人夢想的女孩真不少，我們男孩連夢也做不得啊。

我多次溜進工廠車間看女工們做活，都細心專注侍弄着一片片檀香扇骨，拉花啦、燙仕女啦，身體被團團香霧裹着，要讓她們不雅致漂亮也難。

巷子裡有了這家檀香扇廠，整條巷子都變得美麗秀氣起來了，因為到處都走動着三五成群的檀香女，她們走到哪裡就把香風帶到哪裡，衣裳上氤氳

不散是香氣，頭髮上沾染不掉是香氣，連說出話來也是滿口的檀香香氣。蘇州人最喜歡像檀香一類的香氣，稱之為「文香」，在蘇州人的品味中，檀香是「文香」，玫瑰是「文香」，梅花是「文香」，桂花和白蘭花之類都屬於太過衛壽的「武香」，是次上一等的，所以滿巷子走動的檀香女就格外討人喜歡了。我母親就坦言，什麼時候能娶一個檀香女做媳婦那該多好啊，等於家裡每天都焚着檀香，要多文雅有多文雅！母親說這話的時候，我小小的心靈不由興奮地激跳了起來，——母親的願望不正是我的憧憬麼？

檀香女從此更成了我心目中的女神，我關注着她們，欣賞着她們，希望真的等我長大後能娶一位美麗文雅的檀香女為妻。然而等到我高中畢業，「文革」風暴襲來，檀香扇廠一度因「封資修」之嫌而停產，檀香女們都殺向社會「鬧革命」了，她們身上的文雅香味漸漸褪去，我本人也上山下鄉「繡地球」去了，遂與檀香女們漸行漸遠。然而，少年時代檀香女刻印在我心中的絕美記憶永難抹去。



檀香扇 網上圖片

豆棚閒話

青絲

女博士

網上圖片

侄女今年讀碩二，春節放假回家，每次聚餐，總會有親友問到一個問題：有沒有讀博的打算？如果讀博，現在就要找男朋友了，要不然到博士畢業已經28歲，適應社會太晚，就會有「剩」的危險。一些親友還以半開玩笑的口吻，提到不久前有教授和政協委員認為，女人讀博士是一種人生貶值，「賣了二十幾年，還沒把自己賣出去」，提醒侄女不要落入類似的人生陷阱。

我冷眼旁觀，知道持這種論調的親友，社會參與度都很低，不知道這種把女博士視為商品的言論，曾在網絡上掀起軒然大波，引發了輿論的巨大反彈。但藉此也可以看出，受限於個人見識，只能從自己的切身感受及利益去思考、談論問題的人，並不在少數。而這樣的思維，仍然出脫不了千年之前的古人窠臼。三國時，魏文帝曹丕的甄皇后素有才學之名。《魏書》記載她：「年九歲，喜書，視字輒識，數用諸兄筆硯，兄謂后言：『汝當習女工，用書為學，當作女博士邪？』」后答言：『聞古者賢女，未有不學前世成敗，以為己誡，不知書，何由見之？』」

甄氏自幼喜歡讀書，經常借用幾個哥哥的筆墨寫字，哥哥調侃她：你應當學習女紅針線，才是正路，你現在讀書為學，是想做女博士嗎？甄氏答道：我聽說古代的賢人，都善於從歷史的成敗中吸取經驗教訓，我若是不讀書，又何以知道這些事呢？家人感其言，不再干涉她讀書，遂令她成為史上留名的賢后。

《後漢書》裡也有一個相似的故事：漢和帝的鄧皇后自小喜歡讀書，並經常與幾個哥哥進行學業討論。母親大為不滿，認為她是不務正業，經常數落她，你不學針線做衣服，反而讀書，是準備做女博士嗎？鄧皇后不敢違抗母命，只好白天做針線，借晚上的餘暇看書。史書記載此事，也並不是推諉鄧皇后的勤奮好學，才學出眾，而是認可她的賢良孝道，是后妃中的楷模。

古今的幾個例子，傳道的其實都是同一個價值觀：女人的社會價值，是通過婚姻家庭來實現和評定的，即使成為博士，如果沒有結婚，也是無用，人生仍然會被歸於失敗的行列。古代是男權社會，女人只能作為男人的附庸，這種理念還可以說有着時代的局限

性，可是到了現代，還有類似的觀念，就只能解釋為思想陳腐、想像力貧瘠了。畢竟現代社會的文明程度愈來愈高，人的活法也趨於多樣化，每一個人都會選擇對自己最為有利或覺得最舒服的生活模式。一個充滿活力的社會，就是能讓不同的人去努力嘗試不同的活法，由此才能展現出豐富的社會生態圖景。

而且很多人對女博士有一種認知上的誤解，認為女人有了高學歷，就只能在同等學歷的小圈子內尋找配偶，否則就「浪費」了。我曾接觸過幾位女博士，她們的婚姻戀愛狀況與常人並無不同。甚至她們當中的一些人，因有着良好的溝通能力及分享慾望，價值觀鮮明而又自信自守，感情生活比常人要美滿得多。當然，也確實有沒把自己「賣出去」的女博士，但更多的是個人性格上的原因，與學歷的關係不是很大。譬如有一位女博士，從小受父母擺佈慣了，嚴重缺乏主見，讀書期間嚴格遵囑父命，不敢與男生交往，畢業後父母又放話說，找男朋友，對方的學歷必須相當。這種苛刻條件在一個三線小城市，自然是很困難的。過了一段時間，見大事不妙的父母才將女兒的婚配條件下降到了本科，但最好的時機已經錯過了。實際上，這種不切合自身實際的婚戀觀，換了任何人都會是同樣的結果。

退一步說，女博士即使真嫁不出去，也與「丟臉」、「失敗」扯不上邊，更不能說人生就是不堪的。有時候，人生有所得，亦會有所捨，人必須為自己的行為和決定負責。所以，女人讀不讀博士純屬個人選擇，即使須為此承擔嫁不出去的後果，想讀也還是要讀。就像李銀河老師有一句話：「生命有人贊成有人反對才精彩，我並不羨慕所有人都說好的人。」這才是最為豁達、最為瀟灑的人生態度。